



【窗下思潮】

书房清欢

□薛寒冰

斯是陋室，惟书则馨。

前几天顺手拍了几张书房的照片发了一条朋友圈，一位老师看后鼓励我写一篇“我的书房”。

之前，对于“书房”的话题我总是避而不写，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家的布局，实在不好定义“书房”这个词；二是因为在“纸本书”和“独立书店”话题逐渐火热的年代，父亲曾经主编出版过多种关于书店、书房和纸本书的主题书。那时我正好在读小学和初中，父亲先后主编了《独立书店，你好》《如此书房》《带一本书去未来》等系列图书，那段时间他经常出差，去外地讲述关于书店和书房的话题。因此我小时候就是在“纸本书是否会消亡”的这个话题环境下渐渐喜欢上了看纸本书。也正因此，或许是自尊心作祟，我总不想拿父亲的话题来做自己的“题目”。但静下心来一想，是啊，我的书房记忆的确与父亲息息相关。

从小学起，到了周末父亲总喜欢带我去逛书城。那时候的书城还没有重新布局装修，我每次都会去三楼的儿童区，父亲则去负一楼和二楼的人文图书区；小学三年级之前，他总会先带我去三楼，让我挑几本喜欢看的绘本，然后他再去二楼看喜欢的书，后来等我长大些，就变成了我自己去三楼找几本想买的书，父亲自己逛其余的几层，最后我俩在一楼集合。每次去书城我俩都是满载而归，用父亲的话说这叫“贼不走空”。也正因此，他给我养成了每周都想去书城买几本书的习惯。因为父亲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买回来或收到的书，总喜欢在扉页上签上他自己的名字，以此宣誓对于这本书的版权。因此我挑选买回来的书也总记着我的名字，所以我家的书就这样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父亲的，一部分是我的。

从小上学用的演算纸几乎都是父亲书稿清样背面的空白面，到了初中，数学不好的我一天晚上在家里实在不想做数学题了，便把“演算纸”带字的那一面翻过来读了起来。这是初一年级的事儿，也是我第一次看父亲的书稿清样。被我翻过来的那一页讲述的正是徐悲鸿与孙多慈、廖静文等人的爱恨情仇，那一页是整篇文章的中间部分，没有开头和结尾，于是我又从另外几张“草稿纸”中拼凑出了完整故事。后来一次放学，父亲没有按时来接我，让我去学校对面的书店等他，在等他的过程中无意间翻到了韩梅梅的《遇见一些人流泪》，第一篇便是李叔同与雪子的故事……我的“民国文学热”也就在这接二连三的巧合下开启了。那段时间里，周末再去书城，我便不去三楼了，直奔负一层，去寻找那些“林徽因们”的书回来读。

因为给自己的目标是美术专业，我高中念的是美术高中，那时开始慢慢让自己多接触关于艺术的书，我去书城也渐渐从原先的只去三楼，偶尔去四楼看看教辅资料，到了最后也开始跟着父亲的步伐，去负一、一楼和二楼“乱逛一通”。再后来又因为我和父亲看的书开始出现了“重叠”，去书城便不是父亲督促着我一定要找几本买回家了，变成了我拿起一本，他就常常会说上一句“这家里有有了”。不知从何时开始，高中至今每每再去书城或书店，最有满足感的事情，变成了找到家里没有的书并把它买回家……

由此，我家的书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父亲的书，另一部分则是我的书。家中有一个大房间是用来专门装书的，除了一张画画的桌案、一张电脑桌、一把椅子、一台电脑以外，其余的地方都堆放着书架书橱，书架前面也还是书，堆放在地板上、桌案旁，用尽一切地方来放置它们，到后来随着书越来越多，我家客厅的一面墙也顶天立地地排满了书，上面也都挤满了两排书。后来，饭桌前、沙发上、地板上也都堆起了书堆，一直延伸到我屋……所以，若说我家的书房，每一间屋几乎都难以逃脱堆满书的结果，我家唯一的“书外桃源”就是爸妈的卧室——在妈妈的坚持下，他们的卧室里没有堆满书，也就是在他们的卧室里才把书柜变成了衣柜。

因为家里的书太多实在装不开了，父亲又有了一个新的“家外书房”，父亲称其为“我们书房”。那里也成了他对外的工作室，偶尔与朋友们喝下午茶的场所。那间书房从一开始一面墙的书架，到后来那一面墙的书架也无法容纳，只好沿着书架一层层堆积在地板上，本来这间书房还可以同时容纳八九位来客围坐喝茶，但逐渐每次若来客人，父亲先要告诉人家只能坐下三四位客人，因为椅子上和桌案上也是堆满了书……这就是我家的书房，并不整齐，更像一个堆满书的仓库。这是我的书房记忆，它与父亲的喜好与职业息息相关，与母亲经常对我俩说的那句“又买这么多书”息息相关，与我自己的文学梦艺术梦紧紧相连，它造就了我的文学梦，也填补了我画画之余的空白，给予我大胆写作的勇气。

我的成长记忆与书本紧紧相连，与父亲的兴趣息息相关，与家里的书房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提起书房，总能想到那些我与书本构成的故事。每一本书与我都有一个别样的故事，他们是熟知我的伙伴，我是渴望懂得他们的朋友。

其实，所谓书房，不是因为房屋构建所赋予它的名字，而是由无数堆砌在书架上的书本共同组建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被赋予了“书房”二字；所谓书房，无外乎一个方寸天地、一个桌案、几个书架、书本环绕，对于看书的人来说，这个名为书房的空间，不需要很大，也不需要装潢得多么华丽，但它所承载的意义是油墨纸味无法简单掩盖的，如同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百般滋味，酸甜自知。

【城市笔记】

早起的人

□刘素萍

夏天因为怕热怕晒，我每天早晨五点半左右就去东湖晨练。如果拍日出，五点之前就要从家里走出去。

走出小区来到大街上，最先看到的是穿着橘红色工作服的清洁工人，他们在晨曦里扫着落叶，沙沙声与鸟鸣声组成最美妙的晨曲。我以为清洁工人应该是城市里起的最早的人了。然而，比清洁工人起得更早的还有早餐馆的师傅们。

在东湖大门口，有一家牛肉面馆，我每次去东湖晨练，都会看到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女子在灯光下忙碌的身影。晨练完了，我一定会在她这里吃了早餐再回家。

因是常客，我只要往那里一站，她就会问我“还是那样？”我点头。于是她心领神会，麻利地抓上一把面条放在一个漏勺里，然后沉到热水里去烫，烫好后盛入碗中，加上牛肉，浇上秘制的牛肉汤，再撒上绿油油的青菜叶，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牛肉面就做好了。

如果我说“细粉”，她就会抓一把细粉烫好盛在碗里，然后再加一个鸡蛋、两个干子、几片青菜叶。有时候不用她问，我会主动说：“与昨天一样。”偶尔，我也吃碗热干面，喝碗蛋酒或豆浆，或者小笼包、烧麦、面窝、油条……

餐馆不大，大约有20个平方，柜台将其一分为二，一半是后厨，一般是餐室。男主人在后厨炸油条、炸面窝等，女主人则在柜台前招呼顾客。

由于物美价廉，来这家餐馆“过早”的人络绎不绝。早晨四五点钟就有值班的警察、城管人员，也有清洁工人、建筑工人来这里吃早餐。六点至九点是高峰时段，室内坐不下，顾客就端着碗去门外吃。偶尔还有军人光顾，去东湖晨练在此“过早”的人也不在少数，大部分都是回头客，还有一部分是游客。

某日早晨，我在东湖散步时下起了雨，我赶紧走出东湖来到这家牛肉面馆。当时是六点半左右，再加上下雨，“过早”的人不是很多。因为此时不忙，老板娘就坐在桌对面与我聊天。她说在这里开了十七年餐馆了，却不知道东湖日出与夜景是什么样子，说起来都有点心酸。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要来餐馆，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家。虽然累得腰酸腿疼，但为了一家老小，还是要咬牙坚持着。

聊天中得知，他们创业时条件极差，当时还没有天然气，烧火用的是煤炭。由于房间小，再加上通风不好，熏得两口子气都喘不过来。由于没钱租房，夫妻俩只能住在餐馆的小阁楼上。夏天最热的时候，夜里在阁楼上实在睡不着，于是就在餐馆门口铺上纸箱子躺在上面，有时候也去东湖的连椅上凑合一夜，早上起来被蚊子叮的浑身是包，奇痒难忍。

艰难的日子慢慢熬了过来，在夫妻俩的精心经营下，餐馆生意渐渐好了起来，还在附近小区租了一套房子。他们说这要感谢国家的好政策，不仅免除了各项税费，还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

这些城市的早起者们，用自己的辛勤工作开启了城市崭新的一天，是他们，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真诚地祝福他们！

【行走人间】

寻晴日，当行千里

□邵子涵

我真实地感受到纬度带来的差异，这是第一次。说来也怪，这种差异很难用语言描述清楚。无论是气候还是风土人情都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大跌眼镜。而我的心情好似也随了天气：每时每刻都盼着有风的晴天。即便这样要涂很多防晒，但我依然心甘情愿。

在重庆，难得见到连续几天的晴天。恰逢校庆，天公作美，我也可以有很多天的好心情。我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往外跑，而每次又会不自觉地仰头观望那些远远地挂在歌乐山上的缆车。你绝对想不到，那种在晴日里的葱葱郁郁和云雾缭绕搭配在一起，是怎样一种和谐而美妙的景象。

上周在准备学生代表发言的稿子时会刻意寻找秋天的迹象，比如，落叶。即使我一次又一次提醒自己，这里是地理课本上学到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但我仍然会执着地找，即便最后的结果是半片落叶也没有。北方人对秋天的执拗也许就在于漫山遍野火红的枫叶、随处可见堆砌的落叶、枯黄的枝叶以及干燥的风和清爽晴朗的天气。我引用了高中语文老师那句“窗外秋景掠过，有落叶，也有硕果”，虽不甚恰当，但仍旧是爱屋及鸟的喜悦。

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总会有抬头以及环绕四周的动作，我紧紧盯着这里漫山遍野的绿就想起了我最向往的那个城市秋天的红。北京，她的红来自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她红得并不温和，但红得明朗，把“拨开云雾见天日”用在她身上也许并不合适。但我明白，想要天天看到北方的晴天，当要在南方潮湿的季节里卧薪尝胆。

南北差异并没有给我带来困扰和想家的感觉。许是因为并没有得到多少知识和成长，不好意思回家吧。

在现当代文学课上，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余华先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及王安忆先生的《妙妙》。两篇文章的风格都是我心头所爱。特别是王安忆先生的《妙妙》与《长恨歌》简直如出一辙，妙妙既是王琦瑶又是她自己，当然也是千千万万个在社会角落中又渴望都市新生活的女孩。

不过，她们不是我。我这句话是斩钉截铁的。无论是妙妙还是王琦瑶都被传统观念禁锢着，却又绞尽脑汁地冲破。她们认为找到有妇之夫是冲破传统，殊不知，这更是愚蠢的行为。也许您会认为我是站在高台上故作指点众生的姿态。的确，她们越是想尽办法地依赖男人就越是被传统观念紧紧锁住。现代女性想要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变成自我，是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和魄力，需要自我成长，自我救赎。而不是一次又一次自我献祭，这不是独立特行，而是大愚蠢，大低俗。

当我看着脚下的青石板缝里沥出的青苔时，我明白，无论是潮湿的青石板还是自我献祭的妙妙都永远停留在那里看不到晴天了吧。